



Yunzhong De Fengling

云中的风铃

宁波野鸟传奇

张海华◎著

飞鸟，连接着大地与天空，
恰似云中风铃，传递天籁美音。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爱乡土、爱生命、爱自由，
愿成为我们的温柔回应。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云中的风铃

宁波野鸟传奇

张海华◎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中的风铃：宁波野鸟传奇 / 张海华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7-5526-3064-0

I. ①云… II. ①张… III. ①鸟类—宁波—普及读物
IV. ①Q959. 70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2825号

致谢：为确保表述科学、准确，本书中所附各种鸟儿的介绍分别摘引了《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台湾野鸟手绘图鉴》《上海水鸟》三种图书的部分文字，若非特别注明，均摘自《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特此说明，并致感谢。

版权声明：本书中所收文章均为作者原创，书中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作者本人所拍摄，使用本书文章和图片，须征得出版者或作者本人同意，违者必究。

云中的风铃：宁波野鸟传奇

张海华 著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邮 编 315040

联系电话 0574-87259609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策 划 徐 飞

责任编辑 徐 飞

装帧设计 马 力

责任校对 何培瑶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990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064-0

定 价 79.00元

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574-87248279





作 / 者 / 简 / 介

张海华，男，70后，新闻记者、自然摄影师、宁波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有十余年野外摄影经验，业余主要致力于野生鸟类、两栖爬行动物、野花等方面的拍摄；近年来同时致力于自然文学的创作，自2015年11月起，在《宁波晚报》开设《大山雀的博物旅行》专栏，并长期为国内多家报刊供稿。从2016年6月起，在宁波市图书馆开设“大山雀自然学堂”，每月一期，与市民分享自然的故事。



自序

2006年7月,清晨,橘红的阳光铺满了湿地。乘一叶扁舟,在广阔的湖上、在丰盛的水草旁、在芦苇的边缘,穿行。无数的水鸟,如天地间的精灵,它们飞翔、守候、捕鱼、追逐、亲热……此时此刻,就算不举起镜头,我也已经陶醉,还有什么,能比大自然的生机勃勃更让人感动?

是的,那时候我刚爱上拍鸟,心中充满了热情,一种简单的快乐,却至今让我回味再三。十余年的时光眨眼即过,2017年因酷热而显得特别漫长的夏天,我因为写作“宁波野鸟传奇”而享受到心中的一片清凉。

半年前,编辑徐飞老师说,这本“鸟书”你写个10万字吧。谁知,我一写就收不住,竟然写了16万字。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宁波多达400余种的野生鸟类实在有太多传奇值得书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点贪多求全,总觉得没有提到某种鸟儿就对不住这种精灵似的。

这本书,算是宁波历史上第一本关于本地野生鸟类的书吧,既是散文,也马马虎虎可说是图鉴。如今,书稿终于完成了,为了方便读者诸君阅读本书,有些事项得略作说明。

先说说本书的叙述逻辑。它由两条线交织而成:一是故事,包括鸟儿本身的故事、观鸟与拍鸟的故事,乃至鸟儿与古典诗歌的故事;二是分类,即大致按照不同鸟类的分科,把某个“野鸟家族”放在一块儿讲。比如说,

读了《白额燕鸥的爱情故事》，就不仅熟悉了白额燕鸥，也顺带着了解了宁波有分布的其他燕鸥科鸟类。

业内人士都说：“分类分类，越分越累。”此言非虚。我手头有多本鸟类专业书籍，但它们对于鸟的分科都不相同，对鸟的命名也各有差异。为统一起见，本书关于鸟类的分科，以《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二版）为准；至于鸟名，也基本以此书为准，只有极少数几种鸟因近年来已被重新定名，因此凡我知道的，一律采用新的鸟名。另外，书中所附的关于各科鸟类的简介，若非特别注明，均摘自《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

接下来，得多费点笔墨，详细说说写这本书的一些背景，包括我的相关人生经历与思考——归纳起来就三句话：一个人、一个孩子、一群孩子。

先说说“一个人”的故事：我从“书呆子”到“野人”的故事。

我自幼在江南水乡长大，对鸟儿、青蛙、野花等都非常好奇，可是很无奈，写作文时总要写“不知名的小鸟”“不知名的野花”之类，没人能告诉我它们的名字。我大学本科读的是哲学，研究生读的是中国古典美学，毕业后做了近20年的记者，跟各行各业的人都打过交道，应该说读书、阅事均不算少，但童年时的疑问依旧没有得到解决，那种好奇心始终潜伏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决定自己去探索。最近十余年来，我痴迷于拍摄野生鸟类、两栖爬行动物、野花等，成了一名自然摄影师，同时也成了一名自然文学创作者、一个自然教育的倡导者与探索者。因此，我的博物之旅，从本质上说就是一场“回归童年的旅行”，是向童年的致敬。

荒野之间，有很多美丽需要我们放下身段去欣赏。我曾经在象山的深山中拍摄金线兰。这是一种不起眼的珍稀兰科植物，如果随意走过，恐怕会将她的小花踩在脚下也不知道，但当我趴下来平视她，就觉得那些花儿简直

就像是暗黑森林中闪烁的小星星。

多年来，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在荒野中独自游荡，从未感到孤独。夏天的晚上，在深山的溪流中，我戴着头灯，穿着高帮雨靴，溯溪而上进行夜拍。有时，我会故意把所有灯光关闭，就一个人在溪流中仰望星空，听听那蛙鸣，听听那风声，觉得很舒服。当然，有时，清冷的月光，还有远处猫头鹰“噙！噙！”的叫声，会让心里感到一点点的恐惧。

此时此刻，你若身临其境，你会发现，当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大自然中，全身心地感受这一切，会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社会的人，至少暂时不是所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一个自然的人，再也没有所谓的权势、财富之类的外在东西。是的，当你身处黑暗的广阔山野，看着璀璨的星空，你会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

此时此刻，在这条溪流中，在这片黑暗中，你是如此脆弱、无助，仿佛回到了远古洪荒时代，而身边所有的一切——哪怕是一只蛙、一只虫——都比你更适应这个世界，比你更强大、更自在。没有东西可以帮助你，因为你置身于神秘而无限的大自然中。

是的，此时此刻，那些世俗的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荒野带给我的最大震撼。

接下来说说“一个孩子”的事。这孩子，就是我的女儿航航，今年15岁，刚读十年级。

从小到大，我都不愿意送航航去上补习班，而经常鼓动她跟我一起到野外玩，一起观察自然，去观鸟、看野花，乃至夜探溪流。犹记得她读小学时，有一年暑假她央求我一定要带她去夜拍。起先我出于安全考虑，不肯带她去，后来实在拗不过，就答应了。那天晚上，她刚踏入溪流，就激动地喊了一声：夜间科考开始啦！这场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后来胆子越来越大，2014

年夏天，我带女儿夜探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近距离观察竹叶青蛇，还不小心惊动了黑蹼树蛙，有一只蛙直接跳到了航航身上。我轻轻把它放在女儿手心，然后任由它跳走。

我们甚至曾鼓动女儿“逃学”去看日环食。那是2012年5月，航航还在读小学四年级。难得一见的日环食可以在厦门看到，于是我和她妈妈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女儿不上学一天，而跟我们一起去看。于是，那天我们在沙滩上目睹了海上带食日出、犹如燃烧的“魔戒”的日环食等令人震撼的奇伟天象。

航航从小就喜欢画画。记得她很小的时候就会照着绘本画鸟，画得挺不错的，而且很快。但迄今为止，她从未接受过任何专业美术训练，都是自己在捣鼓。而且，我也一直没有真正发现她的绘画才能——直到2016年暑假。当时她告诉我，老师布置了一份跟自然观察有关的作业，而她决定用水彩来手绘宁波的20多种蛙类。我大吃一惊，心想你会画吗。最后，当女儿把她的作品一幅幅拿出来时，我简直惊呆了。我把航航画的蛙发到了新浪微博上，得到了不少国内的博物绘画“大神”的表扬。

也正是因为画蛙有了一点小名气，于是在2017年年初，应《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之邀，从2月的那一期开始，我们父女俩开始合作做《自然笔记》专栏，每月一期，我负责写作，女儿则负责博物插画。我们一起完成了《料峭二月，寻找萌动的春意》《三月里的“独唱”》《空谷幽兰，为谁绽放》《雨蛙的季节》《清源溪自然笔记》《全职鸟爸爸》《夏末峡谷》《九月鹰飞》等篇章，实际上也是为宁波每个月做了一期自然笔记。

曾经在海边，我目睹成千上万的候鸟在湿地上空飞成了一个完美的“爱心”形状，听到无数翅膀在头顶振动的声音，心中充满了感动。是的，我们要为这一份大自然赐予的美好而坚持。传达自然之美，去影响更多的孩子，这

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责任。

近年来,我注意到,很多孩子看上去“无所不知”,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遥远地方的奇风异俗,却根本不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你问一个小孩:食物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在超市里啊,在便利店里啊。他不知道庄稼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这跟我小时候的经验刚好相反。我小时候,对世界了解并不多,但体验却很深。我自幼在农村长大,爬树、逮知了、抓螃蟹、用弹弓打鸟……总之,就像我父母所说,“拆天拆地”,无所不为。尽管我对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我对外部世界的探索热情。

我觉得,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了解不能替代体验。因此,近两年来,我们经常 在宁波组织亲子自然观察活动,带孩子们去野外观鸟、赏花、夜探大自然等。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能让孩子们的眼睛发光。

举个例子。我一个同事的儿子,去年读小学二年级。他妈妈说,小家伙一直讨厌写作文,说实在没东西写。去年暑假,他参加了我带队的夜探日湖公园活动,非常兴奋。没过多久,他妈妈用手机拍了他写的关于那次夜探活动的作文,然后发给我。我一看,哟,不得了,居然洋洋洒洒写了约 600 字,而且写得有声有色,很有感染力。

慢慢地,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家庭喜欢上了博物旅行,年轻的父母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死读书,而能更多地接触自然,感受自然之美,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做到了解乡土、关注并保护生态环境。

我曾经去女儿学校做了一场题为“发现身边自然之美”的演讲。后来,学校的一位艺术家老师给我画了一幅画,说画的就是“大山雀先生”(“大山雀”是我的网名)。大家如果看过电影《魔戒》就会知道,里面有群人叫“树人”,这位老师给我画的形象,就差不多是一个树人:双脚下面生出了根,牢



李娜 / 手绘

牢扎根于乡土；手臂上也长出了树枝，还有一只小鸟停栖在那里。我很喜欢这幅画，因为它所表达的含义非常符合我的理念，即关注乡土是最重要的。我想通过对乡土的探索，告诉大家在我们宁波也有这么多珍贵的宝贝，值得去热爱，去欣赏。

我相信，坚持做下去，去影响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乡土，我们就能改变世界一点点，更美好的一点点。

是为序。

张海华

2017年9月5日

目 录

自序	001
你不一定认识“麻将”	001
“白头翁”及其亲戚们	010
伯劳的领地	019
杂色山雀的旅行	027
月湖的好鹁鸪	040
喜鹊东南飞	054
鸦鹊有声	059
蓬发戴胜	068
梦中鸦雀	076
野鸽为鸠	086
勺鸡回家	091
“仙八”有缘	101
苇莺的悲欢离合	108
夜鹰妈妈的调虎离山计	116
啄木鸟的森林	122
九月鹰飞	134
“飞猫”传奇	149
嗨,小翠!	167



翡翠不是玉,鱼狗亦非狗	175
会抓鱼的“水葫芦”	185
七色鹭	196
当飞鸟爱上溪流	209
火烈鸟之谜	224
秧鸡不是鸡	231
白额燕鸥的爱情故事	245
有鸥自远方来	255
卷羽鹈鹕,乡关何处	265
全职鸟爸爸	274
最美的“鹈”见	282
“士兵突击”拍潜鸟	299
我与鸳鸯有个约会	308
望断西楼盼雁字	315
鹤鸣九皋几时闻	330
鹧鸪在原兄弟情	338
燕燕于飞传诗意	351
且听林间自在啼	359
你好,小不点	369
云中的风铃	384
观鸟拍鸟有秘籍	393
野鸟传奇“未完待续”(代后记)	401

你不一定认识“麻将”

说来好玩,在很多宁波人的“鸟类分类学”中,本地有分布的野生鸟类,似乎主要分为四种:麻雀、白鹭、乌鸦、老鹰。对排名第一的麻雀,宁波话称之为“麻将”。

多年前,我拍了一种色彩艳丽的小鸟,有个朋友看到照片后惊奇地说:“哇,这只麻将好漂亮!”我说:“哪有羽毛这么鲜艳的麻雀?”他说:“哦,彩色麻将!彩色麻将!”我顿时笑得前仰后合。看来,在这位哥们眼里,“麻将”分两种,即“普通麻将”与“彩色麻将”。

说真的,虽说麻雀是最常见的鸟,但绝大多数人未必真正认识它,这里的缘故,值得想一想。

我们的老邻居

我们这里的麻雀,也叫树麻雀。树麻雀分布极广,遍布整个欧亚大陆。在中国东部,树麻雀一统城市与乡村,而在欧洲及中国西部的一些地方,树

【麻雀】

小型鸟,上身具棕,黑色杂斑,因而俗称麻雀。嘴粗短强壮,圆锥状,尾方形或楔形。生活于农作区或开阔的次生林灌丛间,树栖性,大多在地面或草茎上取食种子。营巢于树上或建筑物缝隙间。(据《台湾野鸟图鉴》)



麻雀

雀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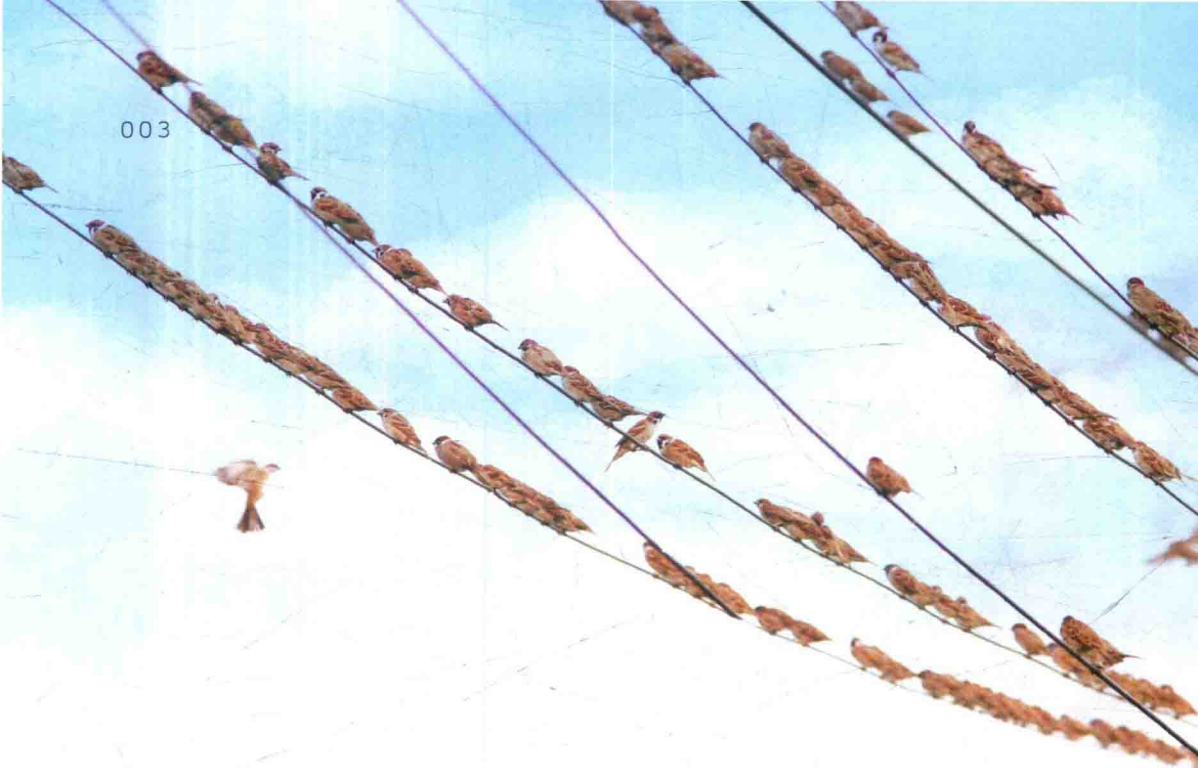
体形略小(14厘米)的矮圆而活跃的麻雀。顶冠及颈背褐色，两性同色。成鸟上体近褐，下体皮黄灰色，颈背具完整的灰白色领环。与家麻雀及山麻雀的区别在脸颊具明显黑色点斑且喉部黑色较少。幼鸟似成鸟但色较暗淡，嘴基黄色。栖于有稀疏树木的地区、村庄及农田。

麻雀主要生活在乡村，分布在城镇的主要是家麻雀。因此，在100多年前，《飞鸟记》的作者欧仁·朗贝尔曾俏皮地说：

小小的树麻雀，或者也可以称你为篱笆上的麻雀，你那淳朴善良的样子一下子就泄露了你的乡村出身。它还写在了你的羽毛上。覆盖头顶的栗褐色发式，肯定不是你在城市里获得的。还有你的小腿、圆后背、胖下巴、短尾巴(就像农民身上裁剪到不能再短的衣服下摆)，都不会是时髦商店的产物。你的兄弟——那个城里人(注：指家麻雀)——倒也不是穿得更好，相反，还不如你……



白脸颊上有黑斑，是麻雀的特征



是的，这身材矮圆、衣着简朴、叫声单调的小家伙，尽管是四季常在的土著居民（按照欧仁·朗贝尔的说法，“它们从没想过向南方迁徙：乡下人一点都不爱好旅游”），也是老在我们身边“叽叽喳喳”的小邻居，但大家反而对它熟视无睹，很多人事实上完全不能区分麻雀和相类似的鸟——基于此，我才说，你不一定真的认识麻雀。其实，在外貌上，麻雀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特征，就是：白色的脸颊上有一块明显的黑斑。这一点，似乎连欧仁·朗贝尔都没有特别留意到。

几十年前，因啄食谷物的罪名，麻雀曾一度被列为“四害”之一，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中，差一点被消灭干净。幸好后来在众多动物学家的反对下，麻雀得到“平反”，除名后的空缺由臭虫（蟑螂）“光荣”替补，因此新“四害”名单变为“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蟑螂）”。

躲过一劫的麻雀，以其顽强的适应能力，种群重新繁衍壮大。乡村屋檐的瓦片下、城市住宅的空调洞，都可以成为它们的安乐窝。在车来人往的路上，它们蹦蹦跳跳地觅食，一见人来，就马上机灵地避开，稍后又从树

上飞下来，叼了食物就走。

重情义的小家伙

我在乡下长大，幼时常自制弹弓，游走在村里打麻雀，但准头很差，记得只打下过一只。也曾试图养过麻雀，但从未成功，鸟儿要么死掉要么逃走。父母说，别看麻雀小小的，性子烈得很，不会吃你喂的东西的。后来我再也没养过鸟。

2005年2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海曙西郊的农田里拍到了成千上万的麻雀，从此竟逐渐痴迷于拍鸟，直至今日。所以，深有感触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那群麻雀改变了我的人生”。

冬季集群的麻雀

